



古堡钟声

〔法〕莫里斯·勒布朗 著



1565.45
L077

古堡钟声

〔法〕莫里斯·勒布朗 著
葛 哮 译

SBK 19/62



10006274



MAURICE LEBLANC

Les huit coups de l' horloge

Claude Leblanc et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Paris 1966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李欣

古 堡 钟 声

Gǔbǎo Zhōngshēng

〔法〕莫里斯·勒布朗 著

葛 喆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 尔 滨 船 舶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1/36·印 张 6·插 页 2·字 数 115,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561

统 一 书 号：10093·809

定 价：1.35 元

ISBN 7-207-00166-5/I·32

目 录

1 古堡奇遇	1
2 神瓶妙用	34
3 更衣室案	63
4 一子双母	97
5 女友遇难	127
6 雪地脚印	153
7 商业神像	185

古 堡 奇 遇

奥尔唐瑟·达尼埃尔微开窗子，低声问：

“您在这儿，罗西尼？”

“我在这儿，”城堡脚下传来粗重的回声。

她微倾身子，便见一个颇为粗壮的男人朝她仰起涨红的胖脸，金黄色络腮胡子环绕着那张面颊。

“怎么样？”罗西尼问道。

“还怎么样哩，昨晚我跟舅舅和舅妈激烈争论了一番。他们断然拒绝在我的公证人寄给他们的和解书上签字，而且明确拒绝向我退还我丈夫软禁前挥霍掉的那笔嫁资。”

“可是，您舅舅是同意这门婚事的，按照契约条款，他应当负责。”

“不管怎么说，我告诉您他拒绝……”

“那么？”

“那么，您决心永远诱拐我喽？”她咯咯笑问。

“比永远还要永远。”

“别忘了，您要真心实意！”

“遵命。您非常清楚，我狂热地迷恋上您了。”

“遗憾的是，我却没有狂热地爱上您。”

“我并没要求您狂热地爱我，我只求您给我一点儿爱。”

“一点儿爱？您太苛求了。”

“既然这样，您为什么要选择我呢？”

“冒险。我感到厌倦……我的生活缺少意外的刺激……所以我要冒险……接住，这是我的行李。”

奥尔唐瑟让大皮包从窗台上滑了下去，罗西尼伸臂接住。

“大势已定，”她悄声道，“您开车在伊夫十字路口等我。我么，我骑马去。”

“哎呀！我可不能把您的马也拐走啊！”

“马自个儿可以回来。”

“好极了！……噢！还有……”

“什么事？”

“雷宁亲王在这里已经三天了，怎么竟然没听到什么动静？”

“不知道。我舅舅打猎时在朋友家遇到了他，就邀请他来这儿了。”

“您使他非常快乐。昨天您和他散了很长时间的步。这家伙我看不顺眼。”

“两小时以后，我将在您的陪伴下离开城堡。这是一个大概会让塞尔日·雷宁寒心的丑闻……我们没有浪费的时间了。走吧！”

她注视着被大皮包压弯了腰的罗西尼安全地离开了冷清的小径，直到他那粗壮的身影消失才关上窗户。

清晨。远处的猎场响起了逐鹿号角。猎犬狂吠。打猎期开始了。在拉马雷泽城堡，每逢九月初，戴格勒罗舍伯爵常去打猎，伯爵夫人便邀集三五好友和周围的城堡主同住。

奥尔唐瑟坐在梳妆台前，欣赏着自己红棕色头发环绕着的美丽脸庞，慢慢地梳妆打扮一番，然后戴上阔边毡帽，穿上侧坐骑马长裙，她那柔软的腰肢在长裙的勾勒下愈发显得轻盈妩媚。此刻，她坐在写字台前，给舅舅戴格勒罗舍伯爵写告别信。这封告别信写起来非常艰难，她重写了几遍，最后只好作罢。

“我以后给他写，”她心里思量，“当他怒气消了的时候。”想到这儿，她便朝豪华餐厅走去。

餐厅里，大块的劈柴在壁炉的炉膛里熊熊燃烧。陈设各种枪支的盾形板点缀着墙壁。宾客从四面八方汇集这里，一一与戴格勒罗舍伯爵握手。伯爵是位典型的乡绅，外表笨重，体格魁梧，他的生活便是打猎。此刻，他站在壁炉前，端着一大杯上等白兰地与宾客碰杯。

奥尔唐瑟漫不经心地拥抱了一下伯爵。

“怎么！舅舅，您平常是很少喝酒的……”

“唔！”伯爵不以为然，“一年就这么一次……我

完全可以让自己多喝一点嘛……”

“我舅妈会埋怨您的。”

“你舅妈头痛，她不会来的。”继而，伯爵又用生硬的口气补充道：“况且，这事与她无关……也不关你的事，我的小姑娘。”

雷宁亲王走近奥尔唐瑟。亲王年纪尚轻，极为风雅，面容清癯而略显苍白，两眼富有表现力，忽而含情脉脉，忽而冷酷无情，忽而和蔼可亲，忽而满含讥讽。

亲王向这位漂亮的少妇鞠躬，吻了一下她柔美的手，道：

“亲爱的夫人，您还记得您的诺言吗？”

“诺言？”

“对。我们约定好重复我们昨天的令人愉快的散步，并参观那幢外表让我们惊讶的封闭了的古堡……就是阿兰格尔领地，人们好象是这么叫的。”

少妇非常冷淡地反驳：

“抱歉得很，先生。徒步去那儿需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的路。我在花园兜了一圈，刚回来，有点儿累。”

两人沉默不语。塞尔日·雷宁亲王凝视着她的眼睛，低声笑道：

“我确信您会遵守诺言，而且还会作我的伴侣。这是更为可取的。”

“对谁？对您，是吧？”

“对您来说也一样，我敢肯定。”

她那美丽的脸蛋微微发红，但却反唇相讥：

“先生，我不明白。”

“可我并没有向您提出任何谜语。行程迷人，阿兰格尔领地引人入胜。没有任何其它的散步会给您带来这种乐趣。”

“您倒不缺少妄自尊大的言论，先生。”

“别固执，夫人。”

少妇十分生气，却不消抗辩。她转过身去，背对着雷宁，与周围的人握了握手，便径自离开了餐厅。

在台阶底下，一个青年马夫牵着一匹马。奥尔唐瑟骑到马上，朝直通花园的树林奔去。

天气凉爽。四周一片寂静。微微抖动的树叶的缝隙间露出碧蓝的天空。奥尔唐瑟骑马行路，沿陡坡地带的弯曲小径不紧不慢地走着。

半小时后，她勒马停步。四周悄然无声。罗西尼熄掉发动机，将汽车藏在环绕伊夫十字路口旁的矮树丛里。

她犹豫片刻之后，便翻身下马，随随便便将马拴上，以便马稍一使劲便可挣脱，自回城堡；然后她用在她肩头飘动的栗色头巾裹住自己的脸，一步一步向前移动。

在转弯处，罗西尼一眼瞥见她，便向她奔去，把她拉进矮林。

“快点，快！啊！我害怕您耽误了……或者是您改变了决定！……嗨，瞧！您到底来啦！这可能吗？”

她微微一笑。

“您为干了件荒唐事感到多么高兴啊！”

“我多么高兴啊！您也一样高兴，我肯定。”

“也许吧。但我不干蠢事。我！”

“奥尔唐瑟，您可随意行事。您的生活将是个童话。”

“那么您就是可爱的王子罗！”

“您将拥有一切豪华物品和财富……”

“我既不要豪华物品，也不要财富。”

“那么，您要什么？”

“幸福。”

“您的幸福，我可以保证。”

她取笑道：

“我有点儿怀疑您给我幸福的资格。”

“您等着瞧吧……您等着瞧……”

他俩走近汽车。罗西尼高兴得手舞足蹈，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一边起动发动机。奥尔唐瑟钻进汽车，穿上风衣。汽车沿着长满野草的林间小道朝十字路口开去。罗西尼加快速度。不多会儿，汽车猛地刹住。

一团火光在左边的树林里一闪，随即只听“砰”的一声。汽车顿时左拐右晃。

“前胎爆了，”罗西尼大声叫着，急忙跳下汽车。

“根本不是，是枪声，”奥尔唐瑟嚷道。

“不可能，亲爱的朋友。看看，您说什么！”

说话间，但听两下清脆的撞击声和两下爆炸声接连鸣响。

罗西尼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喊道：

“后轮胎……爆啦……娘的，什么样的强盗？……狗日的，别落在老子手里！”

他爬上斜坡。树叶挡住了视线，连个人影儿也没见着。

“不得好死，”他诅咒道，“您说中了……强盗向汽车开枪了！啊！真叫人受不了！这下我们得停下几个小时喽！三个轮胎需要修理！……可您到底怎么办啊，亲爱的朋友？”

奥尔唐瑟下车朝罗西尼跑去。神情十分激动。

“我走啦……”

“可为什么呢？”

“我要知道，是谁开的枪。是谁？我要知道……”

“我恳求您，别离开我……”

“您以为我会等您几个小时吗？”

“可我们的出发？……我们的计划？……”

“明天……我们明天再谈……回城堡……把行李带回来……”

“我恳求您，我恳求您……可这不是我的过错。您好象在抱怨我。”

“我不抱怨您。可是，见鬼！当一个男人诱拐一个女人的时候，是不能爆胎的。一会儿见，亲爱的。”

她十分恼火，匆匆离去。非常幸运，她找到了那匹马，跃上马背，便朝与拉马雷泽城堡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

她丝毫不怀疑，那三枪是雷宁亲王打的……

“是他，”她愤然低声埋怨，“是他……只有他能够这样干……”

是的，难道不是雷宁亲王带微笑先采取行动的吗？

现在，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人们叫作北方小瑞士的萨尔特省的崎岖而秀丽的山野。陡峭的山坡常常迫使她放慢速度。她知道，如果自己的狂怒逐渐平复，她就难以坚持反抗雷宁亲王了。她不仅怨恨雷宁亲王的这种卑劣行为，而且也怨恨三天来他对她的纠缠、对她的许诺和对她的过分客套的神情与举止。

在山谷深处，一堵古老的围墙开出裂缝，上面长满青苔和野草，只露出城堡的小尖塔和几扇关闭的百叶窗。这就是阿兰格尔领地。

她沿围墙绕了一圈。在圆形半月堡的中心入口处，塞尔日·雷宁正站在门口等候她的到来。

“我确信您会回来的，夫人……我等着您。”

狂怒和屈辱使得她直掉眼泪。此刻，面对着雷宁亲王，她真想用马鞭抽他。

在她从马上跳下地的同时，雷宁亲王便朝她走去，对她的践约表示感谢。她大声叫着：

“先生，首先，我问阁下一句。刚才发生了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有人向我乘坐的汽车打了三枪。这是您干的吗？”

“是的。”

“怎么，您招认了？”

“您可以向我提问，夫人，我来回答。”

“当然。您怎么这样放肆？……嗯？您有什么权利？……”

“我没有行使什么权利，夫人。我只是尽我的义务。”

“真有您的！什么义务？”

“保护您免遭一个男人力图利用您生活的不幸而欺骗您的义务。”

“先生，我禁止您这样说。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决定完全是我自主作出的……”

“夫人，今天清晨，我听到您在窗口跟罗西尼先生的谈话，我并不认为您甘愿跟随他。我承认我的唐突和我的不适当干涉的欲望。我谨请您原宥。但是，我愿冒被视为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的危险来给您提供几小时思考的时间。”

“一切都考虑好了，先生。我决定了的事从不改变主意。”

“不一定，夫人。有时候，人会改变主意的，既然您现在在这里而不是在那边。”

这位美丽少妇局促不安起来。片刻间，她全部的怒气都烟消云散了。她惊愕地凝视着雷宁，能够感觉到她面前的这个男人的宽宏大量和无私；她完全体会到了他的行为既无不可告人的想法，也无什么盘算，很简单，如同他说的，他之所以那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一位走迷路的女子大献殷勤的男人的义务。

雷宁亲王十分温和地对她说：

“夫人，关于您的事情我知之甚少。但是，我却非常希望我能对您有用。您二十六岁了，而且是个孤女。您同戴格勒罗舍伯爵的外甥结婚已经七年了。他这个外甥，性情极为怪僻，又是半个傻子，所以只好将他监禁起来。对您来说，无论何时，离婚都是办不到的事情，况且您还有债务，您的嫁资已被挥霍一光，您尚需他舅舅来抚养，无可奈何，您只好生活在他身边。这种境遇是十分悲惨的。伯爵和伯爵夫人也不和。从前，伯爵被第一位妻子抛弃，她跟现在的伯爵夫人的第一个丈夫私奔了。两对夫妇都抛弃了他们结合的命运。在这种婚姻里，伯爵和伯爵夫人得到的只是失望和怨恨。您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您感到生活单调、

平庸、孤独。一天，您遇到钟情于您的罗西尼先生，于是，您就提议逃跑。可您并不爱他。您只是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觉得自己的青春在浪费，因而，您产生了奇遇的欲望，需要意外的刺激……总而言之，很显然，您故意答应跟您的情人私奔但又拒绝他的要求。您天真地希望用这种丑闻来逼迫他舅舅退还那笔款子，并确保您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您的全部想法。目前，您必须选择：或者结束与罗西尼的关系……或者向我吐露隐情。”

她抬眼注视着雷宁亲王。他想要她透露什么呢？作为一个朋友，他严肃提出的建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仅仅是要求她效忠吗？

一阵沉默以后，雷宁将两匹马拴好，便端详着面前的这扇沉重的大门：每一扇门都用钉牢的两条木板交叉加固。

门旁的那张二十年前的选举布告表明，二十年来无人跨过这座城堡的门槛。

雷宁拔出一根支撑环半月堡绷紧的铁丝网的铁桩，当作手柄，将腐朽的木板折断，门锁露了出来。他用短刀开始撬门，片刻之后，大门开处一片蕨田映入眼帘。那片蕨田一直展延到一座长长的破败不堪的建筑物脚下。

亲王将身子转向奥尔唐瑟，说道：

“您不用着急。今晚，您会作出决定的。如果罗西尼先生能够第二次使您信服，我以我的名誉向

您保证，您将不会遇到我的阻拦。现在，请您赏光。昨天我们已经约定游览城堡。我们去游览一下好吗？这也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我想这一定会很有趣。”

雷宁亲王有迫使人听从的表达方式。他似乎既是在命令又是在恳求。少妇甚至没有尽力动摇自己渐渐麻木的意志，便顺从地随他朝残破的台阶走去。登上台阶顶端，便见一扇也用木板交叉加固的大门。

雷宁用同样的方法打开了这扇大门，两人走进宽敞的前厅。前厅地面铺砌着黑白相间的石板，厅里摆设着古老的餐具架和类似教堂的座位，装饰着木制徽章，一个鹰徽的印痕呈现在壁炉旁的大石块上。他们继续向前走去。

“这肯定是客厅的大门，”雷宁断言。

撬开客厅大门的工作十分困难，用肩膀抵着撞击摇晃很难成功。

奥尔唐瑟一声不吭。她非常惊奇地看到雷宁亲王这种高超的撬锁技艺。他猜到了她的心思，便转过身子，用极为严肃的口吻说道：

“对我来说，这是孩子的游戏。我曾经是个锁匠。”

她抓住他的胳膊，微微低语：

“听好。”

“您要说什么？”

她心情非常激动，需要平复一下。几乎在这瞬间，雷宁悄悄说道：

“的确，这是离奇的，不可思议。”

“听好……听好……”奥尔唐瑟惊愕地重复着，“哦！这样可以吗？”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下干巴巴的声音。那轻轻碰撞的声音有规律地响着，只需注意听便可辨出那是一架时钟发出的滴答声。原来是那架时钟打破了阴暗客厅的沉寂。笨重的铜制钟摆极其缓慢而有节奏地响着，就象节拍器在拍击。再没什么比这个继续存活在这座已经死去城堡的小机械有节奏的搏动更能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了……这是由于什么奇迹？由于什么无法解释的奇异现象？

“但是，”奥尔唐瑟含糊不清地说，不敢提高嗓门，“难道无人进来吗？……”

“无人。”

“但这架时钟二十年间不上发条继续走着，这是不可能的呀？”

“是的。”

“那为什么？”

雷宁打开三扇窗户，狠劲弄开护窗板。

客厅没有显出丝毫紊乱的痕迹。椅子仍在原位。家具齐全。居住在这里的人对自己的住所有非常亲切的感情，离开这里时，他们既没带走任何书籍，也没带走放在管风琴弹奏台上的小摆设。